

# 台风过境

作者：肆时

送给@卡迪小飞猪

探南探无差

伪现实背景，私设如山

大胆猜想，合理假设，都是假的

不要上升正主

01

还在韩国的时候，大家偶尔会凑在一起夜谈。

那天又有熟人决定要走，因此聚会上大家都喝多了，宿舍夜谈的话题逐渐朝一些平日心照不宣禁忌的方向发展。

姚琛当时年纪还轻，也没什么情感经历。被问到“有没有什么非常想得到却无能为力的”，也只是愣了几秒，接着很乖又很认真地说：道出”

他顿了顿，带着鼻音低声强调：“我真的很想要舞台。”

上铺的哥哥伸手下来，揉了揉姚琛的发顶。语气却带着微妙的笑意，用韩语说我们弟弟还小。

于是这个话题里，姚琛直接被跳掉了。他卷在被子里，听着哥哥们聊了很多有开头没结尾的，莫名其妙又欲说还休的片段。姚琛在一片黑暗中攥着手机，屏幕散发的微弱光线映亮他的脸庞轮廓。他手机一直有消息不断地进来，震动声响在深夜里显得格外清晰。

“谁啊？”有人促狭地问他：“已经是能在深夜互相联系的关系了吗？”

这时屏幕上跳出一条新讯息：“现在身边有人不方便，明晚跟你打视频。”

姚琛视线从屏幕上移开，朝问话的人笑了起来。他笑的时候鼻子会稍微往上皱，有点傻乎乎又有点像可爱的大狗狗。他老老实实地坦白：“是周震南。”

那时的哥哥们都还记得周震南。而随着时间推进，年复一年，姚琛的室友换了一批又一批，逐渐没人知道有个与姚琛同期选进JYP的中国练习生曾经来过。更为人所知的是明日之子周震南，活跃在国内的舞台上，披荆斩棘，单打独斗，发光发热。

而多年过去，当姚琛也只身一人，以未出道练习生的身份回到故土，等在凌晨机场的并不是拥挤人潮和热情粉丝。成都机场的到达出口人烟稀少，每个行人脸上都挂着奔波的劳累匆匆走过，只有正对面的奢侈品广告牌在尽职尽责地闪亮与发光。

公司委派的经纪人举了块手工痕迹明显的接机牌，上面用马克笔圆圆地写了他的拼音，角落里还画了好几朵奇形怪状的小花。

经纪人身边站了个坐拥微博百万粉丝的少年，相当于以一己之力携百万粉丝前来接机，给足了姚琛应得的排面。周震南穿了一身黑，头发也是黑的顺的，柔软地垂坠下来，把一张巴掌脸裹得愈发的小。他带了一副很大的口罩，朝风尘仆仆的姚琛笑弯了眼睛。

姚琛拉着行李朝他们走过去的同时，周震南也径直迎了上来，一边抬手一边笑意盈盈地哇哦了一声——

随后他们各自手握成拳，轻巧地碰了一下，接着十足默契地上下击掌，最后才握住了手，肩膀与肩膀相撞。

这一撞，就撞散了横在他们之间所有未曾谋面的日日夜夜。

“这个花是有寓意的，你回去好好辨别一下。”

周震南坐在狭窄车厢里，指着接机牌角落里扭扭曲曲的图案，朝姚琛神气活现地扬起眉毛，“周大师倾力大作，只送未来巨星。”

司机把车开得平稳而飞快，道路两旁的路灯逐渐连成长线被甩在身后。从车窗里透进来的昏黄光线映亮少年的脸庞又很快熄灭，转瞬即逝的还有他殷红饱满的嘴唇，和漆黑潮湿却闪着细碎光芒的一双眼睛，就这么毫无预兆地坠进了另一个人的心里。

02

这些年周震南一直在主动联系姚琛，时不时地简讯，电话，还有视频聊天。

周震南会在聊天最开始就概括陈述这段时间自己做了什么，在忙什么，将要干些什么，跟被查岗惯了于是主动交代的男朋友一样。

然而没人查他，他讲这些也是为了顺理成章地逼姚琛与他分享心事。

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出道推迟，姚琛除了永无止境的练习外变得越来越沉默。他什么都不说，因为说了也是徒劳的，眼泪只是失败者的无用示弱。

可周震南是不一样的。他循循善诱地抛出自己作为一个又一个饵，让姚琛笨拙地关心他安慰他，同时也逐渐展开了自己。

姚琛表达些什么的时候会讲得比较慢，经常要停顿，偶尔会补充，被打断就会一直保持沉默。

周震南很清楚这些，所以他总是安静地听人讲话，给他大段的空白时间，不催促不插话，用旁人难以想象的温柔去倾听姚琛。

于是他们视频的时长几个小时地翻上去。姚琛在无数个难眠的夜里，都坐在宿舍走廊转角的楼梯上，借着窗外那一点微弱的月光，把那些难以启齿的情绪掰碎了再小心翼翼地袒露出去。周震南那边灯火通明，镜头里能看到散了一桌的稿纸和键盘编辑器。男孩子没做妆发，黑眼圈浮在薄薄的皮肤上隐约可见，额前刘海被随手扎成一个冲天揪，显得随性又不怎么聪明。

他们在分开的岁月里交换了许多点滴，成功的喜悦的，痛苦的失落的。他们是彼此的倾听者，目的也不过是为了让对方说出来，再妥帖地接住那些难以与外人言说的情绪。

然而当姚琛终于即将回国，被安排参加一个从一百零一个练习生里杀出血路的选秀出道节目时，成名已久的周震南告诉他，自己也同样决定参赛。

“从决定离开首尔的那天起，我就没想过还可能有第二次机会。”

周震南与姚琛一起站在夜色四笼的嘉陵江畔，额前的碎发被夜风吹得凌乱，露出光洁的额头。对岸的霓虹灯五光十色，投影在江面，反射出整片变幻的璀璨光河，也隐约斑驳了少年清秀的脸颊。

他们也曾经这样漫步过首尔的汉江。与那时相比，周震南的轮廓清减了很多，眉眼间压住了某种青涩的锋利，透出近乎矛盾的微妙少年感。

他扭头注视着姚琛，目光沉沉，咬字几乎是磨出来的，坚决又坚定，仿佛背水一战，誓破楼兰。

“就当从头开始——我会陪着你，这次我们一起出道。”

03

节目开始录制以后，姚琛才明白那句“一起”包含的意义。

作为有粉丝基础，人气一骑绝尘的卫冕选手，周震南仍他奶得丧心病狂，对着镜头什么都敢说，也什么都敢做。

然而录制和播出之间有着时间差，第一次公演播出和淘汰的录制之间相隔很短，姚琛的排名一直处在一个很危险的位置。

他与家里人通话的时候提到了这个，那时候周震南离他很远，通话结束也没有过来。当晚排练照例结束得很晚，姚琛洗过了澡，湿漉漉地摸着黑悄无声息地回大通铺，却在摸索着掀开被子的时候被一只软乎乎的手紧紧抓住。姚琛吓了一跳，猛地抬头时，搭在头顶的毛巾也滑落到肩膀。周震南缩在他的被子里，也不说话，只是闷声不吭地把姚琛往被窝里拉。

创造营的宿舍床不算很窄，但是容纳两个大男生还是太过拥挤了。周震南几乎是贴进了姚琛的怀里。附近床位有人翻了个身，床板发出轻微的吱哑声响，呼噜声此起彼伏，也有个别床榻还亮着光线微弱的台灯。而周震南在一片静谧的黑暗里紧紧握着姚琛的手，掌心是热的软的，渗出了细微的汗，力度却一点都不肯放松。

“你不要怕……别怕啊，姚琛。”周震南的声线很低，与年龄不相符的沙哑。每个字都贴着姚琛心脏表面的筋膜摩挲，震颤中带来近乎痉挛的痛感。

姚琛隐约预感到危险，有什么被推倒又在逐渐重塑。可他太累了，体力的透支让他想不清楚很多事。就像他想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周震南开始直呼他的名字，却再没叫过他“小琛哥”。

姚琛低下头，用逐渐适应黑暗的视线描摹周震南的轮廓。少年的眼睛是黑的显的，又明亮到仿佛整个星辰宇宙碎在里面。而周震南用这样的一双眉眼一瞬间不错地注视着姚琛，嘴唇开合，认真到近乎执拗地说：“你一定会被更多人看到……我们会一起出道的。”

周震南是对的。第一次公演以后，姚琛像是终于拭去蒙尘的明珠，意外之内地开始被更多人关注。他从摇摇欲坠的59名开始翻身，上升的趋势凶猛得绝无二人。

这时有许多别有用心声音出现，工作人员和经纪人都开始来劝说周震南要学会适当避嫌。姚琛站在风暴中心却最为平静，因为周震南半步不肯退，冷着一张生人勿进的脸，似乎很有礼貌地拒绝了所有让他更换剧本的建议。

“我愿意配合一切节目效果，也希望节目组能给我实现个人心愿的权利自由。”

周震南冷淡却坚决地说：“我非常，非常，想跟姚琛一起出道。”

姚琛当时也在后台准备彩排，听到一墙之隔外谈论的内容有关自己，觉得尴尬也不好直接出去，结果听到了周震南掷地有声的宣告。他虚靠着临时搭建的背景板，左手握拳紧紧捏着挂在嘴边的耳麦，似乎是在害怕呼吸声泄露踪迹，又像是更加畏惧逐渐鼓噪不受控制的心跳声出卖自己。

他只觉得心跳太快了，越来越快，震颤着要冲破胸腔，带着某些无法言说的感情一起破骨而出。

04

这种心动会在很多时刻闪回。

比如周震南坐在哪里都回头叫的一声“姚琛”，比如深夜从练习室回宿舍的路上，周震南下意识贴紧又缠绕上来的手，比如他们在难得休息时坐在阳光房的床上，周震南鬼故事听一半就怂了，黑着脸无理取闹地扑过来要捂姚琛的嘴巴。

姚琛笑得快倒进被子里，眉眼弯弯地说哎呦周震南，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哦……话还被说完就被小男孩恼羞成怒地一口咬上锁骨。周震南牙尖嘴利，犬齿尖尖磕在肉肉上是真切的疼，偏偏主人一触即收，随后柔软而湿润的嘴唇包裹了上来，舌尖似乎还软绵绵地舔了一下磕出的凹痕。

姚琛收敛笑意，低垂眉眼去看人。周震南却很满意这个结果，抬手环住人脖颈，直接把姚琛摁进了被子里。他整个人都覆在姚琛身上，算是躺进了人怀里，手肘撑在姚琛胸口，压得人呼吸不畅，心跳狂飙。

“我怎么了？你说说我怎么了呢？”他笑咪咪的，嘴角神气活现地微微上翘，“南哥超nice的，说啥都不会生气哦，也不会公报私仇。”

姚琛的好是润物无声的好，所有人都理应喜欢这样温柔又包容的人。很多练习生学周震南一样称呼姚琛，姚老师姚老师地叫，无论是练习还是其他的，都喜欢围在姚琛身边。

周震南第无数次发现姚琛身边的座位被人占了的时候，忍不住冷了脸。他没理姚琛和其他朋友的招呼，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把卫衣帽子扯紧，径直溜达到对角线那么远的另一边。

下一次聚集时，周震南惊讶地发现姚琛身边的位置空了出来。他的姚老师朝他勾了勾手，笑得眉眼弯弯，做着口型说这儿这儿，像是在召唤一只傲娇的小家猫。周震南心满意足地挨着姚琛落座，感觉周围似乎有视线隐隐约约地汇聚过来，可他抬眼环视一圈，所有人都在眼观鼻观口，各自管自己的事。

“哼。”周震南趁着没人注意，悄悄勾了勾姚琛的小手指，侧头过去小声地哼哼：“算你还有点良心。”

这些点点滴滴汇聚到一起，积少成多，滴水穿石，有些东西在冥冥之中被逐渐改变。姚琛经历过太多的希望和失望，让他不敢再轻易对一些没有握到手中的美好的东西提前心怀期待。

而周震南用尽全力告诉他是可以的。当每次公布的排名都在稳步上升；当他一次又一次地登上了梦寐以求的舞台，灯光聚焦在他的身上，底下是绚烂斑斓的灯海，欢呼声如浪如潮，几乎要把他吞没；当姚琛十六岁刚决定走这条路时就遇上的那个人，兜兜转转又站在了他的身侧，与他在万众瞩目下击掌拥抱，眼底是同样的兴奋与欢愉。

聚光灯迫着他们打下来，除了台上的人，四周都是模糊且暗，应援灯牌晕出成片的光点，闪烁在遥远的边境。姚琛侧头望向身侧的人，那个做过他对手又做了队友的少年偶像被汗湿了发梢和脸颊，在聚光灯下像钻石一样亮晶晶地闪烁着光芒。

在这一刻姚琛想到许久以前被问到过的问题，只有前半部分——你有没有什么非常想得到的？

姚琛的答案没有变过，只是在无声无息之间被当事人从“出道”进一步完整填充，严丝密合地变成了一——

“与周震南一起出道。”



姚琛第一次排名进入出道高位，是周震南在天台拆出结果的。

那是最后一次淘汰，周震南眼底还噙着为别人伤心的眼泪，却在拆开信封后直接倒吸一口气。他猛地合起信封，眼眶通红地死死盯着姚琛。

“你猜。”他先说这个，随后又想骗人，说没进前十一。然而周震南眼底明亮的光芒已经出卖了他。

姚琛发现，原来形容一个人的眼睛会发光并不是夸张的修饰手法。周震南噙着眼泪，也噙住了水一样柔软的笑意和更多复杂的情绪湿漉漉地望着他。

那一眼跨越了三千个被困在练习室里看不清前路的黑夜，跨越了从重庆到首尔再到青岛的遥远距离，跨越了填充着那些日夜的每一通电话每一封简讯每一段视频，成百上千页的聊天记录，未完成创作的一小段demo，以及宿舍楼道转角常亮的那盏台灯。

摄像机还在对着他们尽职尽责地工作，而姚琛在反应过来之前，就率先崩了情绪。他猛地背过身，抬手用手臂挡住大半张脸，遮掩住眉眼，只露出一一点泛红的鼻尖，和抵得平直锋利的唇线。姚琛在这一刻抑制不住眼泪，呼吸凌乱，溃不成军。他等这一天真的等得太久，久到他已经说不出这段漫长的等待里到底摧毁和消磨了什么。

这时周震南抱住了他。他同样哭得厉害，却抱着姚琛，什么都不说，没人比他更懂姚琛到底经历了什么，那是不足与外人道的辛酸往事，好在它终于即将彻底过去。

那晚所有练习生们共享了一场盛大的烟火。周震南和姚琛被人群相隔，却也站的不远，姚琛回头就能看到他的小男孩，仰着头专注地望着天空尽头炸开的璀璨烟火。

周震南在姚琛望过来不久后，就心有灵犀一样地侧头，他隔着人群朝姚琛笑开，注意力又很快被旁人吸引。

那晚大家暂时抛弃了什么晋级与淘汰，出道与总决赛，只是全心全意地享受着这场只为他们而燃烧的烟花。烟火大会结束后，练习生们三两成群，陆陆续续地散场。周震南跟姚琛在回宿舍路上经过一条小径，人迹罕至，光线昏暗。姚琛想人怕黑又怕鬼，便打算走快一些。可周震南不肯，他在漆黑的角落停下了脚步。

他抬手看了看表，就说什么都不肯再走。姚琛转过身站定，看着月色温柔地洒下来，隐约映亮了周震南的眉眼轮廓。周震南看着他，眼底是俏皮的促狭和温柔的笑意。他眨了下眼睛，伸出了右手举到姚琛面前，手指弯曲虚拢在一起，像是握住了什么。

某一刻周震南突然张开了五指，摊平整个手掌。同一个瞬间，他们头顶的那盏路灯闪了又闪，暖黄色的光束毫无征兆地划破长夜，驱散黑暗，同时彻底映亮了路灯底下，少年嫣红的嘴唇和漆黑的眉眼，纤细的睫毛被自上而下的光线拢住，在他眼下投射出一排细密的阴影。

周震南舌尖抵着上颚，极轻又极脆地弹了下舌。他朝姚琛笑开，说：“这是额外准备的庆贺礼物，只给你的烟花。”

他笑起来的样子太过好看，不近人情的冷感都消融在嘴角上扬的弧度里，光与暗变幻着晕出三分艳丽。今晚并不是他们第一次一起看烟火，还在首尔的时候，他们也一起去汉江边跨年，同公司的练习生们一起，漂亮又光鲜的少年少女们聚集在一起，在钟声敲响礼花炸开的瞬间一齐欢呼雀跃，闹得无法无天。

但今晚的烟火太漂亮，现在的气氛太好，他又第一次触碰到了他追求已久的愿望，以至于姚琛在那个瞬间横生了无尽酸涩的勇气。

于是他低下头，指腹摩挲着按上周震南的眼角。男孩的眼尾带了点没褪掉的红，像晕开的胭脂，又像化在清水里的一滴鲜血。那一刻周震南似乎是感受到了什么，他飞快地眨动着眼睛，浓密的睫毛簌簌抖动，像是一只展翅欲飞的蝴蝶。

姚琛在蝴蝶飞走之前，捧着周震南的脸直接吻了下去。

路灯尽职尽责地沉默着发光，路灯下的少年们身体交叠靠得很近。周震南的嘴唇是软的，又软又凉，却僵着没给任何回应。他整个人都是僵硬的，背脊挺直到岌岌可危的平衡边缘，仿佛下一秒就会应声断裂。

姚琛的吻跟他的人一样温柔，不带侵略性，只是轻轻地覆上来，温暖又干燥。周震南大脑持续空白，甚至忘记了呼吸，屏息到最后只觉得胸腔一片火热的烧灼。他下意识地张开了嘴唇，舌尖抵到了一点温热又柔软的皮肉，下一秒润湿的触感就隐约蹭上了他的嘴角。

周震南跟触电一样猛地抬手，把人往后一推。

姚琛被推得踉跄后退了一步。他抬眼望向周震南，那一眼情绪复杂难测。他声音压得很低，近乎匆忙地问：“是我会错意了？”

周震南脑子一片空白，也不知该说些什么：“你……我……”

姚琛稍微往前了一点：“周震南，我……”

周震南不自觉往后退了一步。那一步把姚琛钉在了原地。他们在一片昏暗的光线下沉默。周震南借着微弱的光线，看到姚琛下嘴唇沾染了一点水痕，投射出一点点晶莹的光。

而这时姚琛笑了起来。他嘴角上扬，噙住了近乎敷衍的一点温柔，像是在潦草地维持着某种体面的表象。

“对不起，南南。”姚琛声线好温柔，却侧过头不去看人。他近乎倦怠地抬手捏了捏鼻梁正中，还仿佛哄诱一般好脾气地与人打着商量。

“你就当，没有任何事发生过，好不好？”

张颜齐问周震南：“你最近跟姚琛怎么了？”

周震南反问：“你觉得我们是什么关系？”

张颜齐用一双下垂狗狗眼惊奇地盯着他，半晌后很微妙地开口：“……你现在是要向我出柜么？”

周震南脸色明显难看了起来，面无表情底下死死地压住了烦躁和疑惑。他吸了一口气，“我一直把他……把姚琛，当作非常重要的朋友。”

张颜齐听到这儿，眉心跳了一下，表情开始变得愈发微妙。“你们朋友之间，都玩儿挺开啊。”

周震南听出了这句话里隐藏的那点意味不明的攻击性，于是直直朝人望了过去。

他眼底一片清白，坦坦荡荡，避也不避地直面迎上去，与其说是辩驳，不如说是认真地在发问：“我做了哪些让人误会的事吗？”

张颜齐在这双眉眼的注视下哑然，没说完的话语都咽回了喉咙里。没有人是故意的，真心的人都无需为差错负责。他神色变幻到最后，也只是叹了口气，无话可说地摇了摇头。

“这你不应该问我啊。”张颜齐笑了笑，含糊地说，“你得问他。”

周震南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姚琛。

整个事情的发展都，尴尬又荒谬。周震南再通天也只有十九岁，绝大部分的精力都给了音乐和舞台，处理感情问题的经验约等于零。

于是他在事情发生的第二天起了大早，挨个送关系要好的朋友们相继离岛，又在练习室磨蹭过了食堂的饭点。最后是选管姐姐看不下去了，好心给他塞了个面包。

周震南沉进创作里就不问世事，他灯火通明地熬到很晚，才在熄灯以后摸着墙边回到玻璃房。对于一整天没遇到姚琛这件事，周震南松了一口气的同时，又感受到类似悬在半空的煎熬。这种矛盾包裹着他拉扯着他，让周震南第一次自欺欺人地希望明天能来的更晚一些。

然而到了新的一天，周震南才后知后觉地发现，姚琛避他避得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没人再跟在他身后，耳提面命地唠叨“周震南你要吃早饭”，“周震南你水杯扔哪里去了哦”，“周震南把牛奶喝完，这是你长高的最后机会了”，等等等等。姚琛在尽可能地避免一切与周震南接触的机会，避不开的必要场合，例如节目录制，他也选择离人最远的，几乎是对角线的站位。

当周震南不再主动要求节目组捆绑他和姚琛一起采访和录制时，他们的同框量几乎跌破冰点。然而在后续的某个单人采访进行到尾声，工作人员一边收麦一边和周震南闲聊，提到是姚琛曾经来找过节目组，非常委婉地表达了对外界那些是非争议的看法，希望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端。

所以姚琛早就贴心地为他们的分道扬镳找好理由，估计现在旁人都以为他们是为了舆论而避嫌，所以距离越隔越远。跟这些有个屁的关系。周震南心想，他又开始无法自控地暴躁。什么避嫌，他明明是……

明明是什么呢？明明是姚琛自己说的，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周震南突然找到了突破点，给自己的烦躁和愤怒都冠上了合理的缘由。他想无论如何……无论如何，他与姚琛这么多年的交情都是真的。就算发生了一些意外，一些小插曲，但他们总不能真因为这个老死不相往来吧。

于是周震南妆都没卸，就气势汹汹地杀去练习教室，挨个拉门进去，巡视一圈再面无表情把门关上，接着去闯下一个房间。

他在倒数第二间练习室找到了姚琛。

夜已经深了，空荡的教室里只有姚琛自己。宽大的T恤被汗湿了一半，松垮地挂在人身上，湿掉的部分吸附在他锁骨的位置。姚琛整个人都是愣的，似乎完全没想过会遇到找上门来的周震南，那一刻的眼底是不加掩饰的惊愕。

周震南更生气了，他踩着小高跟皮鞋清脆顿挫地踏过去，抬手就毫不客气地啪地一下打在姚琛的手背上。他手腕挂了好几圈亮晶晶又花哨的装饰，链子和吊坠摇晃着撞在一起，随着他的动作都甩到姚琛手背，立刻磕出了一片肉眼可见的红痕。

姚琛吃痛地躲了一下，捂着手背去看人：“你干嘛啊？”

周震南声音更响：“你干嘛啊！”

于是姚琛不再说话。周震南大怒，气得牙根都开始泛酸，俯身就要朝着人裸露在外的侧颈咬下去，跟平常一样地磨一磨牙。姚琛吓了一跳，几乎是手忙脚乱地拦住了他。

周震南抬眼，神色不善地看他：“干嘛？”

姚琛看了他很久，眼神和态度都率先软化了下来，手上的力度却没有松。

“别咬了……我现在一身汗。”他带着鼻音，妥协又柔软地说：“周震南，你乖一点。”



很乖的周震南靠着练习室的巨幅玻璃，等姚琛抠完剩下的几段细节。

没等多久他就坐不住了，直接用掉不那么合脚的小皮鞋，赤着脚踩在地板上，跟姚琛一起对着镜子顺整个舞蹈。

播放器的下一首是麋鹿最新专辑的主打，周震南忍不住翘起了一点嘴角，他记得这首歌，舞蹈还是当初姚琛和他一起扒的。

空空荡荡的练习室灯火通明，夜风从敞开的窗口拂过。他们一个穿着上镜需要的丝绒衬衫，发型精致妆容闪亮，一个挂了最简单的白T，头发凌乱素面朝天，站在一起却还是合称合拍，几乎完全同步地合完了整支舞。

周震南跟姚琛一起熬到了深夜，回到宿舍以后，再蹑手蹑脚地拎了换洗衣物冲了个冷水澡。浴室没有镜子，周震南妆也卸得异常潦草，顶着毛巾湿漉漉出来的时候，被姚琛一把抓到了吸顶灯正下方，捏着脸颊左右细看。

小男孩的脸上只剩了一点软肉，捏起来手感还是一样的好，软乎乎地挤成一团，就是眼尾还飞了好多亮片，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烁着细密的光。于是姚琛一手托着人脸，另一只手捏了一块蘸了卸妆水的棉片，借着光线仔细地给周震南把没卸掉的妆色一点一点擦拭干净。

周震南皮肤嫩，反复擦拭的地方很快泛出了红，衬在白皙的皮肤底色里，像是从眼尾晕出去的淡淡胭脂。他也不躲，安静地乖乖站在那里，只有睫毛不住地眨动。

姚琛擦掉最后一点亮片，捏着润湿棉片的手指紧了又松。他心尖酸涩得像是被人握在掌心揉捏，湿漉漉的往下滴水。“……其实你不用这样的。”他温温柔柔地开口，尾音也轻得像是叹息。

“那我们还是朋友，对吗？”周震南眼睛和颧骨都是红的，盯着人看的时候，就像要哭了一样。可他眼底又很干燥，清清白白，只是没那么明亮，像是沉进太平湖底的一点没化开的浓墨。他声音放得很轻，却近乎固执地哑声说：“什么都没变，你也不许躲我。”

回应他的是长久的沉默。半晌他终于听到姚琛叹息一声，意味不明地说了半句：“周震南你真的是……”

他没说完，另一个人也不会去问。这句话代表的向来都是妥协，退让和休战。周震南后来尾随着姚琛回到大通铺，在一片黑暗里捏住放在人床尾的那只顽皮豹。他记得那年初到首尔，这是他给姚琛抓到的第一只毛绒娃娃，这么多年过去，它依旧被妥帖周全地善待。

所以真的好像什么都没发生，一切都没改变。周震南又开始惯常地粘着姚琛，姚琛也还是有求必应地宠着小孩儿。他们如约定好的那样一起出道。在盛大绚烂的灯光和掌声里，彩带和亮片从上空倾洒下来，像是落了整个舞台的星光。周震南对着直播镜头抬手环上姚琛脖颈，把人紧紧地摁进自己怀里，哭到不能克制也不想克制，一次又一次地去拥抱他最在乎的兄弟，亲人，队友。

姚琛同样热切而温柔地回应了他。那一刻周震南是觉得真的什么都没变，他们都跟当年一样，终于得到了最想要的，实现了最圆满的愿望。那个晚上一切都是最好的，所有关于未来的期望和畅想都被推倒了巅峰，少年们由衷地相信着他们会迎来美好的未来。

然而更先迎来的是铺天盖地的黑料，非议，与责难。他们想过会有这些，但没想过来的这么快。于是各自的原始公司都开始联系队员，分别进行危机公关。周震南被安排了各种单人采访与个人资源，从离岛第一天就开始排期，孤身一人飞到全国各地去营业。他们在兵荒马乱中搬进了租好的别墅，架着摄像机和手持DV，就开始了为期两年的集体生活。

工作人员来提前统计关于宿舍安排意见的时候，周震南是迟疑的。所有人都觉得他会一如既往地选姚琛，然而因为某些不能言说的原因，让他隐约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

周震南输入再删除，最后也没发出去，就被提醒即将起飞需要关机。

等他到达以后开机，成堆的消息震成一片。周震南挑着回了几条工作相关，就被人拉着交代接下去的行程，手机自然也收了起来。等到活动结束后，周震南才看到工作人员的回复。姚琛贴心得从来不让别人尴尬为难，他已经主动选择了与张颜齐一间。

周震南对自己独住没有意见。可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，却同时觉得心头扎了根刺。这根刺从扎进去以后就一直没有拔出来，很多时候都无知无觉，但总是会毫无预兆地彰显一下存在感。比如下下，周震南又感受到了那种无可奈何的烦躁。他明白姚琛的避嫌，可他不想让姚琛避嫌。这就是在隐晦地提醒他，有些东西碎过了就不能再恢复原状，他不想这样。

那晚周震南工作结束，整个人都被倦意席卷，又恹恹地生着莫名其妙的气。结果他第一次回到安排好的房间时，被从柜子里踹出来的姚琛吓得不轻。

周震南头脑空白了好几秒，等始作俑者笑够了走过来，才终于回神，愤怒地抬手握住姚琛手腕，重重地啮了他好几下，咬牙切齿地重复你要死哦。心情却似乎在这场闹剧里明显回升，小男孩的眼角眉梢都带上了一点鲜活的色彩。

姚琛任他握着，被重重拍了好几下也不躲，就亲昵地轻抚人胸口来回顺毛，对着跟过来的镜头弯起眉眼，笑着说“把我们小猪吓着了。”

这种自然的亲近让周震南感到熟悉与安心。后来队友给他端了一大碗面条，贴心地告诉他是专门准备的爱心夜宵，把小孩儿感动得稀里哗啦的。不知道是谁插了一句“姚老师晚上也没吃什么”，周震南把吃到一半的面咬断，下意识就很自然地把筷子给姚琛递了过去。

可姚琛没有接。他就是笑了下，朝周震南扬了扬下巴，声音很软地说：“我不饿，你自己吃。”

这时那种微妙的烦躁又细细密密地泛了上来。周震南什么都不说，只是举着筷子死死地盯着姚琛。

他们身边人很多，还有摄像机，姚琛很快就败下了阵。他接过了碗，就着周震南咬断的位置挑了一筷子吃掉。他们所有人轮着一人一口吃完了整碗面，气氛也是其乐融融的温馨。

周震南只是想证明什么，证明他们依旧亲近，没有隔阂，没有顾忌。然而姚琛退得太主动又恰到好处，他需要压着一些高压底线探出去，急切又有失偏颇地向自己证实他们依旧哥俩好。所以周震南经常无视张颜齐目瞪口呆的眼神，理直气壮又理所当然地要姚琛跟他睡。

好在姚琛总是迁就他的，无论是听什么音乐，看什么电影，还是今晚到谁的房间去。周震南某天大清早去赶新一轮的飞机，出门前正好遇上穿着睡衣打着哈欠下楼的翟潇闻。翟潇闻招呼还没打出来，周震南就眼疾手快地把门关上，食指压唇上比了个嘘，随后压低声音，言简意赅地说：“声音小点，姚琛还在睡。”

翟潇闻闻言很震惊的样子，瞌睡都震醒了。他顶着鸟窝头眼神复杂地注视了好久周震南，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拍了拍周震南的肩膀，把人拍得莫名其妙。

09

一开始还有很多人喜欢起哄。在岛上把姚琛和周震南的名牌放一起当王炸出，全员一起磕CP，总决赛宣布冠军以后，成团的队友们都自觉空出了最中心的位置留给姚琛，去迎接他年少称王的竹马。

然而出道后再没遇上类似的事情，大家逐渐都不再认为姚琛就应该与周震南绑定在一起。

站位不绑定，资源不绑定，镜头前也几乎并不营业。周震南连轴转得要忙疯，与姚琛朝夕相处的时间并不多，他们各有各的单独活动，时常交错着飞到不同的地方完成不同的工作。

偶尔合体时他们聊得也越来越少，姚琛看他太困了，总是把人摁进座位里先补一觉。周震南带着卫衣帽子，蜷缩成一团靠在姚琛的肩膀上，昏昏沉沉之间嗅到的却不再是熟悉的气味。姚琛似乎是更换了新的沐浴露和香水，而他忙到一无所知。

周震南目睹过姚琛与无数明明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人亲近地打招呼，熟练地约饭约球约各种。在问了超过三次“你们是怎么认识的”以后，周震南再遇到这种情况都选择了闭嘴。

他也很少再向姚琛介绍当下接触的所谓“朋友”，因为都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朋友，只是利益牵扯，需要共同营业一段时间的工作伙伴。跟马伯骞毛不易他们不一样，没必要把他的姚老师介绍给这些人认识。

周震南花了很长时间才不得不承认，成团这件事并不像他想象中那样，依旧会有遗憾，有不圆满。而人与人的关系更是难以捉摸，姚琛在他身边的这两年，反而让他们之间的距离在逐渐拉远。因为过去他们都没这么红，自然也没有这么忙。那时候相隔万里，周震南却几乎每天都与姚琛保持着通讯。

而现在他们每隔一两周总会因为团体活动聚一次，微信的最后一条却停留在一周前，是一句“起飞了，落地再说”。落地以后有落地要忙的事，周震南想着还有几天就见面了，事情也不急，可以等见面再说。然而很多事一旦失去了分享的最佳契机，就再没有分享的必要与乐趣，见面时也无话可说。

这帮男孩子许久未见，在节目上还是很默契地抛梗接梗。十一只麻雀同台真的很少，叽叽喳喳笑闹成一团，时不时就要靠场控来维持秩序。

那天的访谈节目录得比较出位大胆，轮到周震南的时候，cue的是恋爱取向。周震南挺认真地边思考边说话，说希望以后的对象皮肤白，长头发，还有眼睛要大。他解释说自己对黑长直特别有执念，大眼睛是因为以后要生女儿，女儿像妈妈一样大眼睛会更好看。

周震南说话的时候，姚琛坐在后排，侧着头安静地注视着他。他对任何人的发言都倾听得很认真，温柔几乎是刻进了他的骨子里。然而在周震南结束了part，朝后递麦克风的时候朝那边看过过去时，姚琛却低着头没有看他，似乎是在漫不经心地发呆，手指有一搭没一搭地叩着椅背。

在姚琛即将抬头的那秒，周震南回转身子，飞快地移开了视线。他被身边人一个幼稚的梗逗到夸张地笑成一团，却在转到姚琛看不见的方向时，几乎是瞬间收敛了笑意。他嘴角克制地抿平，整个人带出种倦怠的茫然。

当夜碰巧遇上台风，飞机高铁全部停载。公司把难得聚齐的十几个当红偶像打包塞进了一辆临时租赁的大巴。高速也不能跑，就走省道绕去隔壁城市，赶明天的一个颁奖典礼。

周震南与姚琛坐在最后一排。前面灯都熄了，大家已经从永无止境的赶场里学会利用一切碎片时间尽可能休息，何况一个难得的完整夜晚。周震南感冒一直没好透，拖了快半个月。车上也没有预备毛毯，姚琛直接把外套脱下来，把身边人严严实实地包成一团。

周震南没睡，恹恹窄窄地摸出手机，给马伯骞拨了通视频，惯例祝人生日快乐。马伯骞最近突发奇想要去感受大自然，就真的给自己接了个旅行节目，这站是去新西兰放羊。他在大片碧绿无垠的草原上撒丫子奔跑，镜头颤颤晃晃地给周震南看一群一群狂追着顶他屁股的狂躁绵羊。

周震南笑得都要僵过去了，压低了声音毫不留情面地肆意吐槽马伯骞脑子不好，再被人不客气地戳穿他怕一切活着的生物体的事实。两个人视频打了很久，互相提到了很多最近发生的事。周震南没什么保留地倾诉，然而讲着讲着，他的视线就偏过去看身边的姚琛。

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，最多的视频是周震南打给他身边这个人的。那时他从未敢奢望过，未来某天还能再有机会与姚琛共同出道。然而在这一天终于来临的当下，周震南发现他们反而不再无话不谈。

中间停了一次加油站，车厢里开了灯。吸顶灯自上而下地破开黑暗，映出毛茸茸质感的黄色光线，投射在姚琛的侧脸上。他靠着车窗抱臂，闭着眼睛休息，侧面轮廓被光影晕染得愈发深邃，却也带出了分不近人情的冷。

周震南看着姚琛因为突然的亮灯而皱起眉头，睫毛簌簌抖动却没有睁眼。已经入秋很久了，夜里温度降得很多，而姚琛把外套给了周震南，自己只挂了件单薄的衬衫，纽扣还系得很低，光影透过大敞的领口明灭在分明的锁骨上。

周震南一边听马伯骞说话，一边不自觉地去握姚琛的手。他触碰到姚琛的一点指尖，就摸到了隐约的冰凉。

而这时姚琛终于睁开了眼睛。他的眉眼细长，到眼尾骤然收拢得锋利，不笑的时候总显得很过分淡薄。眼下的一点泪痣像是淬过火，又被月色浸透透凉。

周震南愣了几秒，才后知后觉地回神，想握着人手往自己这边拉，用外套把两个人裹在一起，“你这样也会着凉的……”

而姚琛抬手握住了他。车辆重新启动，头顶的小亮灯也再次暗了下去，他们重新被黑夜笼罩在沉默里。

“别乱动了。”姚琛用冰凉的手指握着人手腕，重新塞回裹着的外套里，声线里是疲惫和明显的沙哑，“我没事，你管好你自己。”

那晚姚琛一直闭着眼在休息，可周震南微妙地感觉到对方心情并不太好。等天亮以后这种感觉就又抓不到踪迹，姚琛接下去整天都很照顾周震南，按时提醒喝水吃药，在周震南被媒体留下单独采访时，姚琛把先领到的盒饭揣进大衣的胸口里，等人回来才把还保持着温热的包装袋递过去。

而夜里归程，姚琛没有再坐在周震南身边。他给周震南抱了条足够厚的毛毯，用珊瑚绒把小孩儿整个密不透风地堆起来，再揉了揉人喷了发胶的头顶。

“我一会我要半路下车，就不坐这里了，影响你休息。”他根本不给周震南反驳的机会，状似亲昵地捏了捏小男孩尖尖的下巴，就松手往前走。

于是周震南准备好的话题都哽在了喉咙里。他从昨晚就想跟姚琛说，你看这次的遭遇，像不像我们成团不久去苏州的那次。那时候也是台风，飞机不飞，高速封道，咱们一路高铁晃过去。

那一次他们还在苏州看到了只特别小的黑猫，被雨淋得湿透，瑟瑟发抖地躲在墙角。姚琛和周震南瞒着酒店人员把小猫捞起来藏在帽子里，带到房间用毛巾裹着擦干，再开吹风机远远地给它吹了好久。

最后那只小黑猫被节目组的一个好心姐姐领养。姚琛在临走时给周震南和小猫拍了张合照，还是认生的小猫怯怯地趴在人掌心里。周震南想告诉姚琛，前几个月那位姐姐发给他了几张猫咪的近照，小黑长成了大黑，威风凛凛地四处作威作福，一看就是被宠惯了的样子。他之前就想把照片转发给姚琛，却处于某种心态，想留着当面给人看。

然而一拖就是好几个月，压着的事越积越多，这也变成了不那么重要的其中之一。



再后来这样的场合也少了。

他们开始分小队行动，除了专辑宣传和团综时必要合体外，大部分时间都忙于个人资源的奔波。两年时间过的很快，限定的解散演唱会被飞速推进，近在眼前。他们在解散场上又穿上了最初的制服，仿佛两年真的只是弹指一挥，他们也还是在星光岛上，对将来和成团充满渴望和期盼的待选少年。

那晚台下的姑娘们在落泪，台上的少年们也在哽咽。安可曲的最后，十一个男孩子抱在一起哭成一团，从天而落的彩带和亮片闪烁得与两年前那场盛大决赛如出一辙。

团里年纪最小的忙内也已经成年，演唱会之后的庆功宴无一例外地举杯喝得干脆。周震南酒量不算好，却也在今晚来者不拒地喝了很多。他喝到最后眼尾都染上了一片水红色，带着迷蒙雾气，被很多人揽进过怀里，一边拍着肩膀，一边在耳畔低声说话。周震南沉默着回抱过去，所有没说出口的情绪都被包裹在辛辣的液体里一饮而尽。

周震南喝到吐了一轮，回来开始四处问人看没看到姚琛。焉栩嘉扶着周震南去拆纸巾，想帮人擦一下被撞上了酒水的衣角。周震南固执地躲，重复问姚琛在哪儿。旁边有人看不下去了，说你打个电话就好了啊。

周震南死也不肯打电话，他找了一大圈，最后在天台找到了姚琛。他迟钝地想起这种涉及告别的场合，姚琛总会在散场之前选择躲到天台。在韩国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每一次有相识的朋友要走，姚琛表面上不显山露水，温柔得好像百毒不侵，却总归会在散场前躲起来偷偷一个人难过。

姚琛在天台逆着光回头，五官轮廓都模糊得看不清神情。周震南踉跄着奔过去握姚琛的手，整个人都要跌进他怀里，翻来覆去地说今后要保持通讯，你要把我微信置顶，我还是会给你一直打视频，不管什么原因你都要接。

姚琛没有回话，他在一片静谧的夜色里保持沉默，手指却轻柔地覆上周震南的后颈，插进人发根摩挲。

周震南无知无觉，他被离别的情绪和酒精冲得天旋地转，红着眼近乎固执地咬字：“无论如何，无论在哪里……姚琛，你可能不太相信，但是你对我来说，真的是最重要的……”

“朋友？”姚琛打断了他。

夜太深了，晚风拂过树梢沙沙作响，已经带上了深秋的凉意。周震南愣在了那里，眼睛不自觉地睁大。

姚琛站在黑夜里，碎发的发梢被风吹得飞扬。他看了对方很久，突然笑了起来，仿佛疲惫万分地叹了口气，声音很轻，很平静地说：“你放过我吧，周震南。”

11

一夜之间，好像所有勉力维持的太平表象都扯了下去，一切都开始朝着无法挽回的坍塌趋势飞速倾斜。

周震南第二天下午才醒，带着宿醉后常见的头痛，太阳穴的神经一跳一跳地磨钝了感官。

再后来他已经没有印象，他断片了。但是他清楚地记得姚琛说了什么。周震南撑着身子坐在酒店宽敞的大床上，低着头沉默地发了很久的呆，就朝后一仰，重新倒了下去。

12

后面是排得很紧的公告，等周震南抽出时间回别墅时，姚琛已经搬了出去。两年周震南曾经走过摸过被拆得七零八落的创造营大通铺，然而两年后他再次站在空空荡荡的别墅客厅，身边才是真正的空无一人。

周震南收拾行李时，看到那个熟悉的顽皮豹玩偶被摆在了个明显的位置。他愣了一下，拿起玩偶翻来覆去看了很久，还是把它塞进了行李箱中。

所有行李被直接打包寄回了他父母家里，缺的东西直接花钱添置，比耗费时间翻箱倒柜来的方便快捷。

他们之间再没有联系过。周震南这时候才发现原来他们是真的早就不再了解对方。他不知道姚琛接下去的职业规划，还是从相熟的其他人口中才得知，PROJECT C计划已经被正式放弃，JYP的新团将同时兼顾中韩两方市场。姚琛这几年在国内累积了很高人气，却没有选择解约，留在内地发展，而是一如既往地折返旧路，不肯回头。与过去不同的是，这一次JYP已经给他备好了未来更加长久的队友，等待他结束这边的限定合约，就以新团队长的身份在韩正式出道。

周震南甚至没有时间去难过，他被连轴的工作逼到无暇顾及一切，脑袋沾到座椅靠背就能三秒入睡，被叫醒后还要立刻恢复容光焕发的积极姿态迎接下一个通告。他出了新专，为了打歌来者不拒地接了一堆当红的综艺节目，玩得又开又有梗，红得势如破竹。新专之后是巡演，他大江南北走了一圈，最终场时对着座无虚席的台下深深鞠躬。周震南穿着最闪耀夺目的演出服，妆容明艳发型精致，哪怕已经到了不该被叫小男孩的年纪，也依旧好看得不行。

他说谢谢大家，就掀起如浪如潮的欢呼和掌声。周震南此时借着一点身后的灯光，看到前排观众席有人比了个他熟悉的手势。太熟悉了，这个手势他曾经比了整整两年。然而在个人巡回演唱会的最后结尾，类似的欢呼和类似的盛况，漫天而降的亮片与彩带，才让周震南后知后觉地恍然顿悟，原来他们分开的时间已经比成团更长。

那晚周震南比了个同款手势，发在了朋友圈，引发了一阵汹涌的追忆热潮。曾经的队友们一个接一个的晒手势。背景五花八门花样频出，凌乱的后台，搭建的戏场夜景，机场的大厅，还有没散场的酒席。然而比的手势整齐一致，时隔多年竟也重现了一把当初怒汉们齐声高吼“那得吧”的团魂盛况。

周震南一串点赞摁下去，来不及回复什么就又被工作人员叫去做准备。

他虽然很忙，但还是在姚琛所在的组合举行中国巡演的那天，态度强硬地给自己放了个假。姚琛这些年是真的不容易，而当下也终于熬出了头。近几年整个偶像经济的市场都比较低迷，他们组合在韩沉寂了将近两年，才终于借了阵东风，爆得出乎所有人意料。

那年MXMF的男子团体赏是姚琛上台领奖发言，周震南忙于赶场无暇观看直播，却在当晚一掷千金，包了整个节目组的夜场酒水，真真应景了那句今晚的所有消费由周公子买单。

他还是有姚琛的微信，电话，各种联络方式，只是他们不再频繁的保持联系。这样看起来更像是多年旧交该有的样子。

后来他们在某个颁奖典礼上偶然遇到，周震南隔着人群毫无准备地看到了一身正装的姚琛。对视的一瞬间周震南居然有了近乡情怯的慌乱，却是姚琛率先面无表情地移开了视线。

也许是场合比较正式，姚琛破天荒地把衬衫扣子系到了最上面一颗，领口压得一丝不苟的平整。暗色西装挺括勾勒出他优越的肩线，包裹出那人的宽肩窄腰，是属于一个成年男人的轮廓。

他这几年似乎换了妆发路线，柔软垂直的额前碎发都被往后拢起，露出了轮廓分明的眉骨和鼻梁，鬓角却剃得极短，映衬着他折角锋利的下颌线条，压出了点过于凛冽的疏离冷淡。

这种疏离在姚琛后来朝他点头示意时也没有消散。周震南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好在高冷同样是他擅长的应对方式，于是他也朝姚琛略微颌首，连寒暄的步骤都省了下来。

只是周震南隔着忙碌奔波的人群，看着姚琛俯下身去，帮他们队里年纪最小的队员细致地整理麦和收音，再抬手揉了揉小孩子的脑袋。那种亲昵和温柔让周震南感到陌生的熟稔，而不是现在这样。他们相识了这么多年，姚琛都从未用这样冷淡的眼神注视过他。

就像他那次全副武装地坐在台下，听身边的女孩子们热切又疯狂地呼喊着姚琛的名字。台上唱着安可曲的爱豆转身，扶着耳麦朝这边笑开，同时挥了挥手。

那种笑容是真挚的，灿烂的。他与他都发自内心地疯狂热爱舞台，愿意用尽一切力量竭尽所能留在这里。然而周震南看过太多无人见过的场面，独一份的亲昵与宠溺，噙在眉眼间的退让和温柔，还有藏在笑意底下的欲说还休的柔软。那些都被打上了独属于某人的特权，只是手握钥匙的当事人当时并未晓得。

周震南再一次看到姚琛笑开的样子，才后知后觉地发现，他好像真的已经失去了什么。

12

周震南在某天跟家里人通电话的最后，像是很不经意地提了一句，问当年从别墅寄回来的那些行李现在放哪儿。

他妈妈想了蛮久，毕竟已经隔了很多年，说应该在他们老房子这边。当时寄回来以后，他们也没开过，就都扔地下室了。

她问儿子有什么需要找的吗？周震南轻描淡写地说没事，没什么要紧的，等有空回去再说吧。而当天深夜他就冒着狂风骤雨直接杀回了家里。周妈妈手忙脚乱地找了浴巾给人擦头发，又指挥被吵醒的周爸爸去厨房煮碗姜茶。

“怎么搞这么急……你明天不是还有采访吗？而且天气预报说今晚有台风……”

周震南没听完妈妈的唠叨，就径直朝地下室奔了下去。他翻箱倒柜很久，才从角落里拖出了两个落满灰尘的大箱子，拆开却发现都不是他想找的那个。

周妈妈捧着姜茶站在门口，似乎突然想起来什么，赶紧说：“当初好像……物流公司说，弄丢了两个行李。那时候我给你打过电话，你说没事。人家也赔了钱，当时就这么算了……是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吗？”

周震南跪坐在地板上，那一刻是愣住的。他看了面前摊开着散落的，乱七八糟的，充满记忆感和年代感的东西，半晌后抬手抹了把脸。

“没事。”他说：“没什么，找不到就算了。”

那晚台风呼啸而过，吹过树梢带起的风声像是有人在呜呜哭诉。周震南洗过澡捧着姜茶坐在沙发上挨训，周妈妈唠叨到最后，居然开始语重心长地想介绍女孩子给他相亲。

周震南无比震惊，眼睛瞪得很圆，不可思议地说妈，我是个偶像哎。话还没说完就被周妈妈毫不客气地驳回，说我都打听过了，你这个年纪和层次的偶像是可以准备成家立业的。周震南拿行业道德去跟长辈理论到最后也只能举手投降，靠撒娇卖萌换取休战协议。周妈妈抱着他狠狠地拍了下人手臂，却只叹了口气：“我就是担心你一个人，在外面照顾不好自己。”

周震南枕在母亲的大腿上，想确实很久没人照顾自己了。不是生活助理的那种照顾，而是像曾经有人做过的那样，盯着自己按时吃饭，盯着自己多喝热水，下雨时会先帮他带帽子，彩排时先去帮他固定麦，会在睡到半夜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帮他把被子拉严。

现在这些可能都被那个人给了别人，他有了新的队友，有更小的弟弟们需要照顾，而他们不会再是周震南。也会有新的人陪他得到更多的玩偶，那只顽皮豹，也不过是被它两个主人都抛弃的，最不重要的其中一个。



再往后过了一段时间，周震南遇到了刘也。

那时离他们解散已经过了很久，久到他们上了同一个节目，居然有嘉宾已经不知道他们曾经待过同一个组合。下了节目他们找了个餐厅叙旧，周震南咬着健怡可乐的吸管，听刘也毫无征兆地提到姚琛。

“你们最近还有联系吗？”刘也问。

周震南咽下几乎呛到的那点可乐，含糊着点头又摇头把答案一笔带过。碳酸饮料的气泡炸在他喉咙口，变成一片细密的难以忍受的钝痛。

刘也看着他，就像看一个晚辈。

“你们分手这么久，关系还没有缓和么？”他顿了顿，“早几年所有的聚会，只要听说你来，姚琛都会推脱缺席，没有一次例外。”

周震南手指瑟缩了一下，好像被什么尖锐的东西刺到，痉挛般蜷缩在一起。然而他惊讶地瞪圆了眼睛，“什么分手？我们从没在一起过。”

这次是刘也更为意外。“你们没谈过？”

周震南被各种混乱的情绪击中，总觉得事情的真相与他所知晓的出现过什么严重偏差。刘也看了他一会儿，发现这人是真的什么都不清楚，反而喷了舌。“那你当初……”

周震南敏锐地记起，似乎曾经也有人对他说过类似的话。他不动声色地握紧了指间的杯子，指腹带上了细密的汗，无意识地来回摩挲玻璃杯壁。

刘也却没说下去，只是问周震南还记不记得一个人。

他报出了个意外却熟识的名字，然后告诉周震南，在岛上的时候，这个人明确地追了很长一段时间姚琛。周震南被这个料冲击得目瞪口呆，反复确认这已经算公开的秘密以后，简直不可置信地问为什么他完全不知道。

刘也笑了起来：“谁敢当着你的面撬你墙角……那时候你简直把姚琛打了标，从头到尾都写着这是老子的人。”

周震南哑然，想了想确实是这样，并从已经有些模糊的记忆里翻出了些有据可循的蛛丝马迹。有段时间那个人确实很粘着姚琛，以至于他很多次去找姚琛时，都发现他的姚老师分身不暇。但是后来就莫名其妙地好了。

“因为太明目张胆了。”刘也说：“所以姚琛算是，当众拒绝了他。”

周震南坐直了身子，“他做了什么？”

刘也转头看向他，那一眼温温柔柔的，却像是压住了很多复杂的情绪，像是可惜，叹息，亦或是怜悯，又或者什么都不是，就只有一点时过境迁的平静浅薄地漂浮在表面。

“姚琛当时说……”

当时录制快要开始，周围人很多，姚琛拦下了要坐到他身边空位的那个人，声音还噙着温柔的笑意，却清晰又不容拒绝地说：“别坐这里了。”

他说，我怕周震南不开心。

“当时那个情况，其实他讲的已经算是直白的委婉了。”刘也说：竟敢向来比他更直白。”

他等了好久没等到周震南的回应。于是刘也望过去，看到这几年愈发成熟的周震南整个人都愣在那里，懵住的样子显得又有些稚嫩。

周震南过了很久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：“所以你们……所有人，都知道这个？”

“对啊。”刘也无奈地笑了一下，“只是后来姚老师私下有来道歉，希望别当着你的面再说些什么……那时候我们都以为你们在分分合合，谁知道原来根本没开始过。”

刘也走后，周震南一直低着头，捏着吸管有一下每一下地戳着可乐里的冰块，不太有精神的样子，思绪也很放空。

他不知道这两年姚琛是如何独自在众所周知的尴尬气氛里，配合他佯装挚友的拙劣把戏，就像他不知道到底还有多少发生在月亮背面的故事。他在这端看到了风平浪静的花好月圆，时过境迁以后才被告知月亮还有不会发光的另一面。月亮一直都挂在那里，现在你知道了，又该不该去看，敢不敢去看。

14

周震南给自己放了个长假，他突然觉得倦怠，不再想用无止境的工作让自己麻痹。

当红小偶像把自己裹在最普通的黑T里，戴了个医用口罩去城郊的商厦逛街。他路过一排娃娃机，视线余光瞥到某个熟悉的玩偶于是又再次折返。那是一个顽皮豹，跟当初他与姚琛在韩国街头抓到的第一个几乎一模一样。周震南摸遍了身上硬币，试了几次都失败。于是他干脆抽出一张整钞，稀里哗啦兑了一整袋游戏币，撸起袖子跟这个毛绒玩偶一门心思地干上了。

周震南来来回回试了很多次，但是运气实在不佳，光是整钞都换了两张还没把那个玩偶带走。后来连工作人员都围了上来，好心地跟他说，这个玩偶可以直接送给他。

周震南摇了摇头，声音被口罩隔着，显得有点闷：“不用送，我要自己带他走。”

工作人员有点诧异，但还是很好脾气地询问，是否需要把这个玩偶重新摆放位置。周震南让开了点位置，看人用钥匙拧开了玻璃窗户，捏住小豹子柔软的肚皮，摆到了接近洞口的位置。

他在那个瞬间突然就放弃了，摆了摆手跟人低声说了句抱歉，就匆匆转身离开。

他想没有用的，这只再像也并不是以前那只。而那只已经被他搞丢了，钥匙也再也不在自己手里。已经都来不及了。

周震南把自己锁在公寓里，拉着窗帘昏天地暗地在B站刷他们曾经组合的节目视频。

他一次又一次看到在自己当时没注意的角落，姚琛侧头温柔地注视着他，嘴角噙住了点不明显的笑意。然而镜头里的自己无知无觉，快乐得跟个智障儿童一样，硬是没往那边多看哪怕一眼。

“回头早一点啊，你个傻逼。”周震南有气无力地说，也不知道在骂谁。

刷到后来，偏好系统给他推荐了一个合集。是关于姚琛的。周震南下意识就点了进去。视频标题上的时间是他们解散第二年，姚琛回了韩国那边，跟新队友一起录的深夜vlog。镜头歪歪扭扭地快怼到姚琛脸上，偏偏还是把少年拍得特别好看。

姚琛没做妆发，整个人都显得特别的干净，穿着轮滑鞋坐在深夜的街头。镜头外有人用韩语询问哥哥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却无能为力的东西。姚琛侧头斜斜瞥了眼镜头，嘴角翘了一点，却什么都没说。

“那换个问题哦。”端着dv的人又说：“哥哥通讯录里有没有很想联系却不能再拨出电话的人？”

这时候有人径直撞过来，撞得镜头一震摇晃，方灿从后面冲出来抱住姚琛，把人压得一个踉跄，同时笑嘻嘻地朝姚琛做了个口型，什么声音都没发，就又很干脆地跑走了。

那一刻姚琛是愣的。他怔怔地看着方灿，在人跑走以后忍不住笑开，再无奈地朝着镜头摇了摇头。

弹幕上都在扒方灿的口型，猜测到底是韩语还是中文，又是哪个能对应的人名。而周震南在那一刻连背脊都绷直了。他把视频拖了回去，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方灿的口型，然后他百分百确定了那说的是什么。

不怪没人扒出正确的答案，那是韩语，却不是姓名，而是当年他们都还在JYP做练习生时，哥哥们给周震南起的一个昵称，根本不为外人知晓。

而姚琛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弯起了眉眼。那时候姚琛是真的喜欢他，喜欢到爱意从眼睛里溢了出来。周震南握着手机，心脏狂跳的同时也感受到某种呼啸地下沉，无法挽回，不能自控。他在某一瞬想不管不顾地拨出那个多年未拨的电话，冲动之下去说点什么，说什么都可以。

然而这个视频距离现在已经间隔太久了。周震南上周在微博上刷到姚琛的最新采访，那个节目里cue到了他们曾经的组合，尤其是其中与他交情曾经很深的自己。姚琛在听到周震南三个字的时候已经能保持平静无波，一点额外的细微变化都没有。

他态度拿捏得很恰到好处，官方地祝贺周震南新专大卖，希望每个兄弟都能在各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

15

所以那个电话最终也没有拨出去。他已经错过了合适拨出的时机。

那天周震南梦到了很久以前的事，他被姚琛握着手腕走在首尔街头，镜头下一秒就切到了山城的嘉陵江畔。周遭总是暗的，昏黄的光线自上而下地笼罩住他们。姚琛回身过来看他，轮廓吞着光晕或明或暗。

他们什么都没说，在沉默中，姚琛伸手覆上他的脸颊。

周震南在人俯身下来的时候闭上了眼睛，于是他得到了一个冰冷而潮湿的吻。他在姚琛亲过来的一瞬间就掉下了眼泪，哽咽着抬手环住了对方的脖颈，不顾一切地把人拉得更低。

姚琛搂着他的腰，温柔地反复轻拍着安抚，耐心地低声哄他不要再哭。周震南摇了摇头，他有千般委屈万缕爱意回转在唇齿间欲吐未吐，他想说你再哄哄我吧，姚琛，再对我温柔一点。可他哭得太厉害了，一个字也说不出，连亲吻都带上了潮湿的腥咸与苦涩。

周震南醒过来的时候发现确实下着雨。窗户被风刮得大敞，而整个公寓只有他一个人。

他赤着脚下床走到窗口，外面夜色很深，树叶被横七竖八地吹落了一地，马路上积了水，反射着红绿灯的斑驳光线，整个城市都被萧瑟的静谧包裹。

台风已经过境。

END